

血朝廷

祝勇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YZLI0890114049



祝勇 著

☞ 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YZLI089011404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朝廷/祝勇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1. 5

ISBN 978-7-5321-4088-6

I. ①血… II. ①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42279 号

策 划: 谢 锦

责任编辑: 乔 亮

美术编辑: 钱 祯

封底摄影: 李少白

封面及内文绘图: 李 晨

血 朝 廷

祝 勇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5.375 插页 5 字数 385,000

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088-6/I · 3190 定价: 29.8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人是生而自由的,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

——〔法〕让·雅克·卢梭



前 卷



长发如瀑布般飘落下来,被满含花香的风吹拂着,他的朝廷、他的姬妾、他的子民、他的江山,终于沉入一片黑暗。他以死的方式,完成了一次真正的逃亡,从此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他的下落。

公元一六四四年，大明王朝末代皇帝崇祯，披发跣足，踉踉跄跄地攀上景山，在寿星亭附近一棵大树下，投缳而死。

崇祯就这样，死在众所周知的史书里。很多年后，当人们登临景山时，还为崇祯究竟在哪棵树下吊死而争论不休。他们或许并不知道，在这个强盛朝代行将落幕的最后几分钟里，最令人震惊的事实，不是皇帝的死，而是宫殿里四处升起的火光。崇祯在自杀前的最后一刻，透过白绫围成的取景框，看到了他的浴血宫殿。（注释1）他伸向白绫的头颅于是停顿了一下，不是对死亡的犹豫，而是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，大火映红了他吃惊的表情。那是他从未目睹过的景象，那座被无数诗人和铺张、奢靡的句子描绘过的神秘宫殿，正在大火中颤栗和挣扎。空气在晃动，大火灼伤了空气，使它不停地抽搐，眼前的景物也伴随着它晃动，像水流里的倒影，虚幻，缥缈，但它又那么近，那么真实，他感觉得到火的温度，也听得到宫殿在火中的呻吟，他的皮肤和内心，都感到灼痛。那些零散的火光，在风中聚拢起来，变成一

个巨大的火把，那些洁白坚硬的玉石栏杆，仿佛冬天的残雪，转眼间就融化了。他沉默了，手攥白绫，不知所措。

公元一六四四年的阳春三月，北京的天气格外异常。不久前刚刚降了一场瑞雪，暖湿气流便接踵而至，天气突然间变得温煦起来。气候，像时局一样，动荡不定。崇祯在坤宁宫里搂着一个陌生的妃子度过最后一晚的时候，李自成的军队已经破了平则门、彰义门、德胜门和西直门，向皇城弥漫过来。崇祯听到内侍的报告后，沉默片刻，只说了四个字：“大势去矣。”取出宝剑，向妃子的心窝刺去，那名年轻的妃子，还没来得及叫出声来就咽了气，俊秀的面孔定格成一尊狰狞的蜡像。崇祯提着剑，跑到寝宫外面，借着清晨的光线，用袍袖拭去剑刃上的血迹，然后，把那把剑举到半空，爱惜地欣赏着。就在他把宝剑从视线中移开的一刹那，他看见庭院里的花都开了，红的桃花，白的玉兰，在宫墙的映衬下，典雅艳丽。憔悴的花香令他感到有些恍惚，他打了一个喷嚏，然后，定了定神，就向后宫一路杀来。在他的身边，后宫嫔妃依次倒下，他来不及辨识她们的面孔，飞溅的血，像一道光环，跟着他跑。当他的剑举向他的女儿——长平公主的时候，他停顿了片刻，因为他看见女儿白玉似的面孔上挂着两行泪，他闭上眼，手起剑落，长平公主用胳膊一挡，那只玉臂便飞了出去，落在她父亲的脚边，温柔的手指，如小时候的撒娇，轻轻拢住了父亲的脚跟。

现在，在他的宫殿里，有数不清的刀刃在飞舞，此起彼伏。他的宫殿，正在变成一台巨大的杀人机器，农民军的刀刃，如机器上的齿轮，精准地啮食着它昔日的主人。三大殿空空荡荡，朝臣们都跑光了，所有的刀刃向后宫席卷而来，继续着崇祯未竟的事业。刀刃与冰肌玉肤撞击后，发出玉磬般的声音，像音符一样，彼此连接，悦耳动听。血在飞，在清晨的阳光下显得珠圆玉润，女人们寻找着火的缝隙，惊慌地奔逃。景山上的崇祯看清了

一切，玉碎宫倾的景象，只有崇祯这一名观众。他看到的是一幅无比神奇的景象，他看到了后宫里无边的花海，在宫墙间交织错落，看到腥红的血，正在花丛中蔓延，直到红色，弥合了所有的缝隙，在他的视野里连成一片。

宫殿在他的眼里正在变成一座鲜血淋漓的坟墓，这似乎更接近于宫殿的本质——它本身就是一台杀人机器，它的功能，就是不拘一格地杀人，而它的奢华，只是它的诱饵而已。崇祯在这里不知杀了多少人，即使在大明王朝历史的最后一天，他雪白的刀刃也没有停止工作，而最后一个被杀者，就是崇祯自己。昨夜与妃子做爱的时刻，他心里仍然牵挂着农民军攻城的进度。现在，太阳已经升起，他终于什么都不用想了。他的唇边，漾出一缕如释重负的笑意。他知道，这一诱饵再一次发挥了它的功能，新的受骗者已经应运而生。他暂且不知道，宫殿新的主人是谁，是那个头戴毡笠、身穿缥衣、乘乌骏马的李闯王，是他的陕北同乡张献忠，还是远在山海关外以静制动的多尔衮，但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在经过一系列野蛮的绞杀之后，终会有一个不知深浅的屁股，坐在太和殿的龙椅上，他得到的将不只是荣耀和权力，还有死亡和恐惧。宫殿以恢弘的口吻重复着它的谎言，过去发生过的一切，都将在未来重演。（注释2）只有景山上的崇祯，能够看到宫殿未来的景象。他不是一个短暂的皇帝，紫禁城二百年的历史，好像都施加在他一个人的身上，所以他对宫殿的咒语了如指掌，尽管他励精图治，但他的决心在宫殿的咒语面前不堪一击。他对宫殿未来皇帝的年号一无所知，不知道自顺治、康熙至光绪、宣统，将有十只形态各异的屁股坐在他从前的位置上，但他知道那咒语在未来的岁月中依然存在，他甚至已经看到了那个王朝的结局。景山上的崇祯，高瞻远瞩，看到了二百多年后的景象——它就像二百多年以来的景象一样地清晰——不是歌舞升平，而是一片狼藉。他依稀看见一个皇帝，在太后、妃嫔们的陪伴下，突出重围，在北

方一条荒寂的道路上苟延残喘，他看到宫殿里的阴盛阳衰，原因是宫殿本身就是一个阴气极盛的场所，男人们曾经剽悍的生命力急剧枯萎，宫殿里的皇帝，将一个比一个虚弱，皇帝子嗣的难以为继，就是证明，而宫殿里几百年的阴气，都将聚拢在某一个妃子的身上，使他有朝一日凌驾于所有的男人之上。

他闭上眼，感觉到血液正在薄薄的眼皮里汨汨流动，他眼前的景象没有消失，而是变成了红色，一种黏稠的半透明状，像是蒙上了血的颜色。他拔下发髻上的金簪，将头发拢到他的面前，覆盖了他年轻瘦削的面孔。后人说他以发覆面，是因为他无颜再见列祖列宗，也有人说这只是他金蝉脱壳的一个计策，因为每次宫变之后，前任皇帝的下落都会成为悬念，他会像朱允炆一样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。如果他知道这些，他也许会发笑，因为他这样做，只为让那个如影随形的血朝廷从他的眼前彻底消失。他不愿意那一景象在他死后仍然缠绕着他。长发如瀑布般飘落下来，被满含花香的风吹拂着，他的朝廷、他的姬妾、他的子民、他的江山，终于沉入一片黑暗。他以死的方式，完成了一次真正的逃亡，从此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他的下落。他有一种解脱感，这种解脱感使他在向着白绫纵身一跃的时候，感到身体轻飘飘的没有分量。他无法分清那是真实的肉体，还是已经化成了鬼魂。

目 录

1 前卷

长发如瀑布般飘落下来，被满含花香的风吹拂着，他的朝廷、他的姬妾、他的子民、他的江山，终于沉入一片黑暗。他以死的方式，完成了一次真正的逃亡，从此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他的下落。

1 第一卷 黑与白

血在太和殿广场上蔓延，在夜色里泛着白沫，偶尔可以看见人骨浮动，漆黑的背景下，有一团白色的人影，手里攥着钢刀，在追着他跑。

107 第二卷 刀与佛

一个身影，在穿越了层层叠叠的栏杆、墙、大内侍卫的刀锋、雕花门窗、韩幔之后，出现在我熟睡的帐前。一道冰凉的刀刃，再度抵达我的脖颈。

203 第三卷 龙与凤

作为大清帝国的皇后,我从来没有被皇帝宠幸过。他们的香巢距我不远,确切地说,我们是共居一个屋檐下,只是分居两室而已。体顺堂与燕喜堂,隔着一生的距离,令我遥不可及。在夜晚,我唯一的工作,就是倾听他们做爱的声音。

279 第四卷 罪与罚

皇上在那个漆黑的夜里神不知鬼不觉地踏上了逃亡之路。他从逃亡中逃亡,是双重的逃亡。他很快脱离了这支逃亡的队伍,变成帝国北方山地间的孤魂野鬼。

423 后卷

他一眼看见了花园内的那口井,像一个逝去女人的腰,细小、光滑,透着孤单和冰冷。他突然间浑身颤抖起来,不顾一切地扑上去。

431 注释

463 后记



第一卷 黑与白



他看到血，在太和殿里汹涌，顺着洁白的台基流下来，黏稠的血，在台基上留下丝网般的痕迹。血在太和殿广场上蔓延，在丽日晴空下，泛着白沫，偶尔可以看见人骨浮动，广场上的桃花正盛开着鲜艳的粉红色……

【第一章】

如果我能够回到我的昨日宫殿，一定是以鬼的身份。宫殿里到处是门、是墙、是清规，是戒律，是无法突围的宿命，只有鬼，才能在这里来去自由，在每一个角落畅通无阻。我就是这样回到我的旧宫殿的，或者说，我从来就不曾离开过它，像风，循着从前的老路，漫无边际地飘。我会穿越所有的屏障，在雕栏、廊柱、夹道之间，一点点捡拾我前世的记忆。

关于鬼的传说在这座巨大的宫殿里经久不衰。漫无边际的紫禁城，像一座起伏起伏、绵延不止、包罗万象的山峦，是各种神奇事物的寄生之地，鬼便是其中之一。明清两季五百年，不知有多少人的生命在这里戛然而止，而所有的冤魂，都会纠结在他死去的地方，徘徊不去。所以有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在紫禁城里并存，一个是生者的世界，一个是死者的世界，而且我相信，后者比前者更加阵容庞大。宫殿如同坟墓，收纳着越来越多的尸体，这使它几乎成为一个死亡的容器。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，因为在白

天,宫殿像华丽的服饰铺展在人们面前,晃得人睁不开眼。它修饰着一个王朝庄严、绚丽的神话。只有在夜晚,太阳隐去,月亮成为它唯一的光源,它所有艳丽动人的色彩才会遽然消退,只剩下两种颜色——黑与白,就像宫殿上空飞翔的乌鸦与白鹤那样黑白分明。那时,那些品级不同的文武百官们,带着对于宫殿的恢弘印象各自离去,勾心斗角的喧哗回音在廊柱间慢慢消失,七十二万平米、八千七百零七间房屋的紫禁城内,总共只有一名男人,就是我——大清帝国的皇帝,城楼宫阙耀眼的血红便在夜里流失殆尽,变成巨大的黑影,与宫殿里的广场、庭院、花园、树丛融合在一起。所以,黑白宫殿,只为它真正的主人存在。一片漆黑中,很难把宫殿里的各种事物区分开来。在夜里,宫殿成为一片海,忧郁、浩瀚、恐怖、深不可测。

但鬼却是白的,像一团气,是一种若隐若现的白。因此,在阳光下我们看不见它,是黑夜,衬托了它们的存在。在夜里,弥漫在夜色里的所有传说中,它们异常活跃。它们在宫殿内部幽深的回廊和纵横交错的岔路间徘徊,也在宫女们传布是非的舌间上流窜。但是人们越是描述,它们的影像就越是模糊,因为所有看见它们的人都得死,在它们的指引下去了另一个世界,那些散布鬼的消息的人,并没有见证过它们的存在。有一名太监曾说,他曾在一座废弃多年的冷宫里看见白影晃动,他不顾劝阻,一定要到里面看个究竟,他小心翼翼地迈过断墙残瓦,刚走进去,等候在外面的人们就听到他一声惨叫,人们冲进去,他已气绝,睁着两只惊恐的眼睛。还有一名太监,在熟睡时悄悄站起来,溜出他居住的北五所,第二天清晨,值早的太监发现他时,他居然躺在中和殿前面冰凉的台阶上,七窍流血。对于鬼的存在,只有他们有发言权,但他们一言不发,只留下一具具冰冷的尸体,在人们疑惑的表情前守口如瓶。

但我知道那不是传闻。它们就在我的身边,在我熟睡的时候,从窗外悄

悄掠过。它们掠过时有风,不是树丛里酝酿出来的风,是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风,轻飘飘的,若有若无,却冰凉、阴森,很容易渗透到人的骨子里。我不止一次地被那股冰凉的阴森惊醒,浑身起满鸡皮疙瘩,向窗外看,只有树影晃动,什么也看不见。我也不止一次在黑夜里穿过长长的夹道,两侧是高耸的墙,我感到身后有一只手在推我,让我的脚步停不下来,让我越走越快。风声呼啸,仔细听,风声里隐约传出一阵阵的哭声,那哭声就掩藏在风声里,被风声包裹起来,只有全神贯注,才能把那哭声挑选出来。那哭声很真切,如泣如诉,由远及近,追赶着我。我就快跑,一路跑回寝宫,把门撞上,然后喘着粗气,瘫软在门里。

我居然就那样瘫在门边,睡着了。睁开眼时,天已经亮了,阳光从高处滑下来,宫殿巨大的黑影如落潮般,正沿着宫殿层层叠叠的台阶一步步退下去,夜的残留部分,在阳光中一点点地融化。宫殿里的颜色正在复原,血红的颜色回到了宫殿里,在宫墙上,在朝阳的映照下,像燃烧的火,一点一点地浓烈起来。

【第二章】

不知怎地,王府里的人都知道那个梦。

梦里的火光映红了阿玛^①的脸。我出生那天,我的阿玛做了一个关于

① 阿玛,满族人对父亲的称呼。

火的梦。当夜色退去,宫殿一点点明亮起来,他发现照亮宫殿的并非曙色,而是前赴后继的火焰。那些高耸的檐脊、飞扬的屋角,已经与火焰融为一体。我的阿玛——那位年轻的醇亲王后来才明白,最初的火焰,来自几案上随风摇曳的烛火。他是独自坐在思谦堂里,对着烛火入睡的。火苗便由几案出发,一路烧到他的梦里。等他倏然惊醒,眼前的火苗仍然没有熄灭。动荡的火苗吸引了他的视线,他开始仔细研究着烛芯,似乎想破解它的隐喻。

他的王府,在康熙年间是清初大学士纳兰明珠的宅第。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,就是在这里成为一代词家,后来明珠获罪,王府又被和珅所占,成为和珅的别墅。嘉庆四年(1799年),嘉庆诛了和珅,把花园和附近的府邸一起赐予了成亲王,随即按王府规制改建。传至毓橐时,被赐予醇亲王奕譞。我未来的皇后——隆裕,那时已经三岁,正在不远处的桂公府里玩耍,但在选亲之前,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她。思谦堂是醇亲王府的正堂,它的名字,表明了阿玛的谨小慎微。老佛爷在咸丰十一年里垂帘听政,醇亲王立了大功,但越是如此,他越知道自己的危险。他深知,身处贵胄之家,这种康平富贵、钟鸣鼎食的生活是多么脆弱,他必须十二倍小心地作人,否则,眼前的一切转瞬间就会灰飞烟灭。思谦堂的中堂挂着条幅上写着:

“福祿重重增福祿,恩光輩輩受恩光。”

他还特意让人仿制了一只周代斝器,上面的铭辞,是他亲笔写的,一面是“谦受益”,一面是“满招损”,中间写着“月盈则昃”。这只斝器,如果放入一半水则可保持平衡,如果放满水,水就会倾泻而出,最终全部流光。

我小的时候,最喜欢背着父亲,往这只斝器里加水。水从斝器的一端加进去,又从它的另一端流出来,在青砖的地上漫漶着,每次都会出现不同的图形。那只斝器,是我童年中一件最奇妙的玩具。但每次,当父亲看见